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茶花

第五回 碧血青磷孤臣心事 紅燈綠酒寄恨花叢

慶如連聲叫喚，方才醒來，安慰了幾句，便匆匆進城去了。這裡紫人躺在牀上，心裡如轆轤一般，又悔又恨，悔的不合投在黨中，致今日吃此驚嚇，恨的康君做出這等潑天大事，牽累他人，籌劃了一回，毫無良策，只得捲起鋪蓋，悄悄的行那三十六計中的上計去了。

卻說慶如回到縣中，打聽一番，原來紅丸這事卻是托言，京內諸王大臣妒忌康有為，用這個大題目來陷害他的。不過康梁兩人都已逃出，只拿了譚嗣同他們六個替死鬼。這裡卻也不十分緊急，除盤查進口的輪船外，還封了一個書局，拿了好些人，幸虧時務報館有末後一番齟齬，不然也要拿了。過了幾日，打聽得康梁已到日本，京裡便把捉的六個人殺了。慶如聞得，十分嗟歎。數日沒有出門，便有他一個友人叫作平君公一的人來找他道：「好險，好險！這番真是一個轟天霹靂，那當道諸公不但是頑固不化，只怕還懷著什麼私心理。不過新黨裡頭也太過分了，一味的興高采烈，就有許多不合意的人，出他花樣了。」

我聽見這件事都是羊御史申出來的，最可憐的是譚復生一班人盡有毫無干涉的，也牽連在裡頭，一齊殺了。你道冤枉不冤枉？譚復生一首絕命詩，什麼我是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

那志氣可算極好的哩。」慶如聽到這裡，忽然長歎道：「世事如棋，人情變幻，你看從前那班附和新黨的何等興高采烈，滿口維新變法，到此時一概噤若寒蟬，並有自己具呈，聲稱並無經濟的，最可笑是同康君同鄉一鼻出氣的，平素何等交情，何等氣概，此刻卻變了面，著些效忠守正的詩文，作一個反對逆黨的確據，這種反覆行為，真真令人齒冷。平君我們生在這個惡社會，還有什麼做頭，倒不如放浪形骸，學那揚州杜牧，或者美人性質，一片天真，不致如世上之魑魅魍魎，也未可知哩。」

平君笑道：「慶翁又發牢騷了，你難道真要學那信陵君醇酒婦人，把自己身上最重要的國民職任便放棄了麼？」慶如正色道：

「那又不然，你看自古英雄誰不好色，難道他是忘了職任麼？怎麼他又做出天大的事業呢？正因他愛國的心熱到極處，旁臨出來，借著女色發揮一個盡致，他這個愛情一定是無論什麼不可動搖的，將來移愛國家，決不像那些朝秦暮楚的人。你想想一個美人在人群中自然是最可愛的東西，然而我四萬萬同胞的祖國自然更可愛些了。愛美人既經竭盡我的愛情，愛國家豈有不竭我的愛情麼？這個正比例是確切不移的，所以我說惟有真愛國的方能好色，不好色的必不是真愛國。平君以為何如？」